

自選章節：

〈十一、月津〉

柳紀明沒有跟著古阿萊等人一起去甘蔗園工作。從番仔寮回來以後，他直接留在鹽水港，他跟其他的羅漢腳搬運工一樣，排班等工作。他認為這樣最舒服，時間與工作量可以自己掌握，他有更多的時間睡覺發呆。需要整天工作的農田，並不適合他。但偶而應葉開鴻的邀請，一起去了幾個糖廓走走，甚至請協助某些需要較多談判條件的事，葉開鴻早已經確認柳紀明在某些關鍵的時機上的能力，他是適時的接話引導，讓雙方取得較裨俚語滿意的談判結果。

葉開鴻的信任與委託，令柳紀明感到稍稍撫平自己白住在倉庫的愧疚。

「我有件事想跟你宣布。」一日，從麻豆一家糖廓回來葉開鴻說。

「應該是大事！」

「的確是大事啊，我已經請風水師看時間，四月中旬，我的大厝要開工，我打算蓋一間雙層的大厝，就是先前我說的想法。希望柳老闆到時候也能一起來。」葉開鴻滿心歡喜的說，也不避諱的稱呼柳老闆。

「哈哈，你這麼稱呼我，到時候我要以布莊老闆柳紀明的身分出席，還是羅漢腳阿明的身分出席呢。」

「哈哈，你看我，一高興就說了自己的心裡話，這一切隨你啊。」

「好，如果我還在，我一定以葉老闆助手的身分跑到旁邊偷偷出席，如果我不小心回去了，我會以柳老闆的身分出席。這件事會註記在柳家記事本中，很多年以後後人會知道，清道光 27 年(1847)泉州柳記布莊柳紀明，出席鹽水港葉開鴻大厝起工動土儀典。」

柳紀明很認真的說。

「怎麼？你要離開？」

「還沒有，只是這些天忽然有這種念頭，淡淡的。可是，我很喜歡這裡，也喜歡這種生活方式。」

「哈哈，柳老闆畢竟是柳老闆，我不敢多想把你留在這裡，糟蹋了你一身本事，不過，還是那句老話，您自在的住下去，你多住一天，我算是多賺一天。你要是真不走，委屈你做我的總管，我另外起一間厝讓你住，工作時間你隨意。」葉開鴻聞出了一股別離氣息，他幾乎是開了條件想留人。

「那就先謝謝葉老闆，這聽起來很吸引我。我就這麼個懶散的人，蒙你一路多照顧，真是感激不盡。」柳紀明說。

柳紀明並沒有真正想離開的意思，可就只是一個念頭，特別是他向葉開鴻與蘇奈，分別說了自己的來處之後，這種情緒實際是被挑起的。

葉開鴻離開之後，柳紀明走向港口邊堤，他在常去的樹下看見一支遊盪的狗走過，他脫了鞋，像往常一樣，壓在腳踝下，然後仰躺著。

傍晚的鹽水港還是忙碌的，有些船正緩慢的確認泊位固定，搬運工從各船、倉庫收工中，有些人坐在邊堤抽菸休息，而遠處水道上，已經出現一批又一批正在歸巢的白鷺

鷺，成人字形低空飛掠。幾個住在草寮的同夥看見柳紀明躺在邊堤樹下，都笑兮兮的打招呼經過。所以人正忙著準備休息。

「阿明，你在這裡啊。」

聽到古阿萊的聲音，柳紀明趕緊爬了起來確認。「古阿萊，你不是去甘蔗園？這麼快回來，其他人呢？」

「我沒有去了，那樣太久了工作時間，我其他事都不能做了。我跟蘇奈說，我去一次，兩次就好，其他時間我來這裡找工作，還要去我師父那裡學功夫，我剛剛從師父那裏回來。」

「哈哈，當初是你拉著大家去種甘蔗，現在反而是你第一個跑回來。」

「不是那樣，我想種甘蔗，也是希望年紀大一點的時候，還能有個穩定工作，也是希望給蘇奈一個生活的依靠。現在，我一方面作粗工，一方面學木工技術，我想，老的時候我應該還過得去，況且現在，蘇奈已經跟西蒙說好了，所以我很放心啦。他們好好學，將來一起好好種田。現在，我不用再那麼認真去種甘蔗了，番仔寮的田只要幫蘇奈、西蒙、拔初他們就可了。」

「蘇奈跟西蒙說好了？」

「是啊，蘇奈說今年賣了甘蔗就讓西蒙過門，她講了他們的計畫，我沒有繼續聽完，我覺得腦袋一直哄哄的不知道怎麼思考，我覺得對不起你，本來以為你會跟蘇奈在一起的，我也一直期望那樣。」

「唉唷，西蒙跟蘇奈本來就是最好的一對啊，不是我，你看我跟流浪狗一樣，到處

躺著睡覺。」

「哎呀，你這麼說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明天這裡有工作嗎？」

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工作每天有，我只是懶惰，有做就好。你要來嗎？」

「要，我要去學工夫，工作也還是要做一點，過幾天，蘇奈的甘蔗園要除草，就要忙那裏了。」

古阿萊與柳紀明的談話不長，但柳紀明很是喜歡，特別是古阿萊說了幾句，然後等著下一句說什麼的空檔，他看著他，覺得自己很實在，也很快樂。

但這樣的幸福又能維持多久呢？柳紀明莫名地開始有了焦慮。望著遠處西半邊的雲彩，橙紅光映中，也有了一些灰黑雲塊遮擋著晚霞。

夜裡，柳紀明夢見阿才，阿才沒多說什麼，只是安靜的看著他。他被遠處的狗吹螺喚醒了，醒的一身雞皮疙瘩。

「呸，真不吉利啊。」柳紀明輕聲的咒罵著。

三天後的下午，古阿萊匆匆的跑來倉庫，「碰碰碰」的樓梯走動聲，把剛剛躺著準備睡一覺的柳紀明吵醒。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柳紀明幾乎是驚醒著，看見古阿萊緊張又滿臉笑容的樣子，也覺得迷糊了。

「沒事，不是，是有一件事想跟你說，不是，是想請你幫忙。」

「你慢慢來，別著急，說吧。」

「是這樣的，我的師父說要給我說一門親事。」

柳紀明心頭忽然挨了一記重槌，悶得他接不上話，只維持著笑臉看著古阿萊。

「說要把她的女兒阿芬嫁給我。」古阿萊顯得害羞，頭都低了下來。

「我說我沒有錢可以娶她，但是他說沒有關係，如果願意，可以跟他們住在一起，以後，我們可以一起做木工賺錢養家。」古阿萊抬頭看著柳紀明說，「阿芬也說願意跟著我。」

阿芬？是哪個阿芬？柳紀明知道有個女孩住在一條巷子，曾經是個很美麗的藝閣。他想問，但問不出口，只專注的調著氣息看著古阿萊。

「我答應了，可是不知道該怎麼娶人家的女兒，畢竟他們不是西拉雅人。」古阿萊說，「後來，師父說，可以請葉老闆夫人做媒人。」

「葉老闆夫人？這確實是適當的人啊。」柳紀明稍稍清醒了。

「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們現在去找葉老闆，請他幫忙。」

「嗯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所以，我來找你想辦法。這個親事，師父暗示了很久，我不好回答，這一次他主動講清楚。我想既然蘇奈的事已經講定了，我答應師父應該是最好的決定。你很聰明的人，你幫我。」

「客氣什麼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們現在就去找葉老闆。」柳紀明感覺自己內心在哭泣與顫抖，也因此特別清醒與激動，穿了鞋子，上了鎖，便拉著古阿萊下樓。

兩人下了樓，正準備往葉開鴻家走去，卻看到葉開鴻正從港口走回來，他前去協調第一批糖貨出船的時間。他們等在倉庫前，把古阿萊的事說了一遍。葉開鴻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答應一定請他太太翁蜜做這個媒人。

葉開鴻的大笑，是因為原本要替柳記明說的媒，因為葉開鴻覺得不適合，因而難以啟齒拖延到現在，沒想到最後居然是事主柳紀明帶著古阿萊來請他幫忙，而且還是青仔主動提出的親事，這事繞了一圈，讓葉開鴻直呼神奇，大為開心。

古阿萊回家前，忍不住抱了柳紀明。

「阿明，你真是個帶來幸運的人，到時候你一定要幫我，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結婚的。我只能想到你，你真是個帶來好運道的人。」

「你別想這麼多，媒人會告訴你一切怎麼做，別緊張。我也沒結過婚啊。」柳紀明安慰著，心裡想著一輩子就這樣偎在古阿萊懷裡多好，他深深的吸了口氣，想把古阿萊吸進身子裡。

當晚，柳紀明一直無法入眠，壓抑著聲音哭了幾回，港口附近吹了幾回狗螺聲響應，他記得好像是阿才一直陪著他，拍撫著他的背，整夜，一句話也沒說。

醒來時，太陽已經高掛斜照了進來，柳紀明赤著腳下樓，走到港邊，又沿著邊堤下到溪床，經過草寮時，注意到草寮內空著的睡鋪，大致補到了十一個。他很自然的走到他習慣泡浴的地方，在那裡浸浴了好長時間，直到自己覺得清醒了些，便又順著溪床往上游走去。去年最後一次走這個區域，當時秋天滿視野的褐灰白芒花情景，已經變得綠油。這是第一次，柳紀明覺得，綠油是一種絕望的顏色，他漫無目的走著，很久以後，找到了一塊有遮蔭的大石頭上，躺下，忍不住地放聲大哭。

再回到倉庫，已經是天黑了一段時間，柳紀明刻意的避開草寮，沿著溪床一路直接走到港口邊堤，轉回倉庫，上樓，鎖了門，躺著睡著，安靜的哭著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他被自己的飢餓喚醒，但精神都來了。他推開了門，屋外明亮讓他幾乎張不開眼。他深吸了口氣，又長長的呼了口氣，決定穿鞋下樓到市場找點吃的。

經過港口，有個工頭叫喚他，他揮了手大聲回話，「我先找吃的！」，連自己也吃驚了，想起自己哭了一整天，忽然笑了。

「阿明你笑什麼？」一個聲音從他傳來，他認出是拔初的聲音。

「我笑我自己啊，怎麼可以把自己餓成這個樣子，頭都昏了。不聊了，我先去找吃的，你吃過沒？」

「哈哈，再一個時辰就正午了，你問的是中餐嗎？」

「別笑我了。怎麼只有你一個？你沒有在田裡？」

「葉老闆介紹的甘蔗工作今天沒有，我想來這裡賺一點，所以跟著古阿萊來了。西蒙跟蘇奈留在番仔寮鋤蘇奈田裡的草，他們很恩愛啊。」

「古阿萊呢？」柳紀明忽然不想聽蘇奈恩愛的事。

「他說要去找你。你跑到這裡來，他怎麼找得到你。」

「先不管，我去吃個東西再來，你要去嗎？」

「我這裡還沒有結束，你自己去吧。」

「好吧，看起來你很認真啊，不像你了。」

「喂，什麼話啊。你去吧，我好像有別的事要找你，過些時候吧。等一下，早上來的時候，你以前睡的草寮那些人，說昨天晚上鬧鬼，他們看到一個跳水死掉的羅漢腳，沿著溪邊一直走到港口，他們怕死了，有人說要搬到別地方去了。你知道這個事嗎？你怕

不怕啊。」

「沒有，我們聽過這個事。我是羅漢腳，窮得連鬼都怕了，我還怕鬼？我先走了。」

柳紀明揮了手離開，到市集找吃。心想拔初也有事找他，自己還真不能夠躲著一切啊。不過，說起昨晚鬧鬼的事，他忽然笑起來了。

「我變鬼了。」他苦笑著說。

古阿萊是先去找了青仔，再回來找柳紀明，青仔證實葉開鴻妻子翁蜜有來探詢婚事的意願與細節，初步決定依古阿萊的希望，在甘蔗收成後的年底再來辦婚宴，古阿萊在十一月初的時候依禮來提親。青仔也轉告古阿萊的意願給媒人，因為不懂這種事，希望葉老闆娘全權幫忙處理，翁氏自然是答應了，也要青仔放心，她會好好的處理這件事。

古阿萊找到了柳紀明，告訴他這些決定。

「古阿萊，我真為你高興啊。沒有比這個更適合你，更圓滿的事了。」柳紀明拍拍古阿萊的臂。

「是啊，我想了想，確實也沒比這個更合適。都是你啊，我的好兄弟，你帶給我們無數的好運道。」

「別說這個了。我們是好兄弟啊。」柳紀明說著，心裡卻抽了一下。

你們都有了好運道，我的愛情呢？柳紀明苦笑著心裡吶喊。

傍晚，柳紀明習慣性的到港邊走走，注意到船長王仔已經燃起了火把，似乎在整理船。王仔也發現了柳紀明，喊了他上船。

「船老大要出貨了？」柳紀明上了船說。

「是啊，葉老闆調度的第一批貨物要出貨，這一次，幾個老闆召了五條船，明天一起出發。」

「葉老闆要壓船嗎？」

「沒有，葉老闆要留下來處理進貨。這一次是黃老闆跟陳老闆親自帶隊，去廈門與泉州。」

「泉州，你的船去泉州嗎？」

「是啊，你要跟嗎？」

「這個，我考慮一下。」

「貨物明天開始裝，弄一弄大概後天下午才會出發，你隨時想到了，你跟我說，我的船有空位，我也需要你啊。」王仔說，「你看我光顧著說話，你坐吧，今晚沒事吧，我們可以坐這裡聊聊。」

「我還能有什麼事呢，能悠閒的坐在不晃動的船上喝茶，應該事件很享受的事吧。」

「哈哈，是啊，我砌個茶，或者你想喝點酒，我這裡有酒。」

「喝酒？聽起來也不錯，我們可以喝酒。」柳紀明確實想喝酒，他上船，原本也是期望船長陪他喝點酒，他知道船上有，這是王仔上次說的。

兩人對飲，酒喝的慢，話倒是說的不少。柳紀明有了醉意，耳朵也遲鈍了，他任由王仔叨叨絮絮，只機械性的點頭。但忽然又發現一些樂趣了，他注意到半滿的月亮已經升起，在遠處山稜上的雲海破碎間隙中，時隱時現，照應在港口水面，月光有時長有時

短，甚至也浮浮沈沈。

「這水面居然有霧氣。」柳紀明說。

「有啊，入夜後，天一涼，很自然就有水氣，越晚越濃變成霧。」

「船老大別笑我，我這是第一次真正閒下心坐在甲板看鹽水港，你看，連月亮都沈落在水面。」柳紀明注意到，逐漸濃密的水氣成霧，在火把的照明下流動著，不仔細看，還以為霧氣與遠處倉庫疊影著。而鹽水港半圓弧的水面，恰如今晚的月亮，不同的是，水面墨綠，而月亮倒影卻皎潔暉亮，在水面霧氣下，也時隱時現，猶如迷失的去路。

柳紀明望著此景，忽然喃喃道：「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.....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.....」

「阿明先生，你唸詩？還是什麼？你好有學問啊。」

「我忘了，我忘了誰寫的，我太久沒有吟詩誦對了。」柳紀明撓了撓頭，覺得酒精開始作祟而渾身燥熱。迷濛中，霧氣裡，他彷彿看見阿才，從水中冒出，安靜無語的看著他。

「我地一次知道鹽水港可以這麼美，他應改名叫『月津』，月迷津度。那是一件多麼文雅的事啊。這水面太美，月光太美，鹽水港的房影透過水面霧氣，也有幾分搖曳，美啊。我.....我是不是該學李白，入水撈月？船老大，你等著，我替你撈月去。」說完，柳紀明縱身一跳，躍出船身入水。

「好，阿明，把月撈了，我們一起放心上。你的苦處，我知道，我的苦處，可只有我知道。哈哈。」王仔醉了，他大笑，然後一直掉著淚說話。

「船老大！」柳紀明的聲音，把王仔喚醒。「這水好冷啊，我回去睡了。你早點休

息，我跟你一起去。」

柳紀明決定回泉州，想起葉開鴻，他把鑰匙插上大鎖孔，然後上船坐在木船離岸的另一舷，安靜的坐著，他不想跟任何人道別離。

那是 1847 年（道光 27 年）農曆二月下旬的事，同年四月，著名的鹽水港八角樓動土。